

我的围棋之路

聂卫平 著



G 891.3
3

我的围棋之路

聂卫平 著

薛至诚 整理

蜀蓉棋藝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肇世

封面设计：陈克刚

我的围棋之路

聂卫平 著 薛至诚 整理

蜀蓉书业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青龙巷9号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25印张 2插页 329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1—5,000册

（平）1—35,000册

统一书号：7457·65

（精）定价：5.50元

（平）定价：3.50元



作者近影

马耕平摄



作者和整理者合影

DI 57/12
致 读 者

1975年，我获得全国冠军以后，几家报刊上就陆续发表了一些报导我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只是简略地介绍了我的生平，但仍引起许多围棋爱好者的兴趣。我想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比起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罗建文等著名棋手，自己的经历更为坎坷、更有戏剧性的缘故；另一方面，人们对我这么一个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居然在短短数年间，一跃而居榜首，自然而然地会感到惊讶与好奇吧。

正因如此，早在1980年，就有不少朋友希望我能将自己奋斗棋坛的经历如实地写出来。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满足广大爱好者希望了解我国新一代棋手的愿望，又可以对棋界人士以及立志报效祖国围棋事业的青少年棋手有所启迪。朋友们的观点当然无不道理，然而踟蹰再三，我始终未敢动笔。因为，无论我这个人是多么争强好胜，多么不甘人后，但对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自己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棋手，不过是为祖国围棋事业尽了一点微薄之力，有何资格著书立说呢？

直到1984年春节，一位新闻界的棋友来我家拜年，情况才有所改变。谈话中，我提到了中日两国围棋水平的差距，谈到自己在棋艺上的发展过程，并且就有关围棋技艺的一些问题，谈了些看法和感想。他听了十分感兴趣，力劝我将这些看法和感想在书刊上披露，并感慨地说：“在日本，凡是著名棋手全都出版过‘打棋集’（即对局选），这些棋书中的精采对局，不仅是棋手个人心血的结晶，而且成为了整个日本棋界的宝贵财富，对日本

围棋水平的提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相比之下，作为围棋发源地的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反倒落后了。前人留下的棋谱本来就不多，而我们新一代围棋手的对局专著更是一本没有，这种状况和我国围棋发展的形势实不相符！为什么我们的优秀棋手就不能写出自己的‘打棋集’呢？”一席话使我改变了初衷，终于拿起笔来。

这部书中所讲评的四十局棋，是我从1973年至1985年的历次重要比赛中精选出来的，自认为下得比较好的，是有纪念意义的对局。在我撰写本书而重新研究这些对局时，当时那些激烈紧张的比赛情景，无一不是异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使我热血沸腾，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地想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于是，我便写出了本书的第一部——我的围棋之路。尽管如此，我对自己是否有资格来写围棋著作，仍持怀疑态度。论思路敏捷，我不如才华横溢的陈祖德；论品格修养，我不如洒脱大度的吴淞笙；论学问见识，我不如博学广记的华以刚；论为人处世，我不如灵活变通的罗建文……唯一可以自慰的是，作为一名棋手，我是称职的。在攀登围棋这座艺术高峰的竞赛中，我未落人后，这也是我所以斗胆撰写本书的原因之一。

从1974年第一次正式参加全国比赛，到1985年为止，我已经在棋坛上整整奋斗了十余个春秋。十余年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一个人来说毕竟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当我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刀光剑影”的征途时，那棋坛拼搏的往事仍给予了我许许多多的启示。如果读者们也能从中多少得到一些好处，本人将深感荣幸。

聂卫平

1986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部 我的围棋之路

一	难忘的一刻·····	(3)
二	“赌徒”和围棋·····	(4)
三	陈毅伯伯和我·····	(11)
四	我的恩师们·····	(13)
五	初生牛犊·····	(23)
六	恶梦·····	(25)
七	农场生涯·····	(28)
八	命运的转折点·····	(33)
九	棋盘之外的收获·····	(33)
十	夺冠之艰难·····	(40)
十一	心理战和盘外招·····	(45)
十二	乐山惨败的启示·····	(50)
十三	背水一战·····	(52)
十四	棋手与自信心·····	(58)
十五	天才与勤奋·····	(65)
十六	对青年棋手的期望·····	(67)
十七	对业余棋手的忠告·····	(70)
十八	我所敬佩的棋手·····	(74)
十九	中日棋战·····	(79)
二十	崭新的一页·····	(85)
二十一	对抗时代·····	(90)

二十二	我期望着新的飞跃·····	(94)
-----	---------------	------

第二部 难忘的四十局

一 初露锋芒的时代 (1973—1974)

第一局	华丽的中盘战·····	~ 吴淞笙 (101)
第二局	积极进取的构思·····	~ 王汝南 (110)
第三局	精神较量的失败·····	~ 陈祖德 (115)
第四局	几经反复的胜利·····	~ 黄德勋 (122)
第五局	刻骨铭心的惨败·····	~ 陈祖德 (129)
第六局	功亏一篑·····	~ 罗建文 (134)
第七局	新起点·····	~ 陈祖德 (140)
第八局	向日本九段冲击·····	~ 宫本直毅九段 (148)

二 夺取冠军的征途 (1975)

第九局	争夺出线权的激战·····	~ 吴淞笙 (154)
第十局	棋风形成的代表作·····	~ 陈祖德 (159)
第十一局	如履薄冰的夺冠·····	~ 王汝南 (166)
第十二局	两强相遇勇者胜·····	~ 窪内秀知九段 (173)
第十三局	一气呵成的胜局·····	~ 户泽昭宣七段 (180)
第十四局	先发制人的杰作·····	~ 高川秀格九段 (186)

三 “旋风”时代 (1976)

第十五局	勇克“天元”秀行·····	~ 藤泽秀行九段 (193)
第十六局	无懈可击的黑棋·····	~ 加田克司九段 (202)
第十七局	一路之差的教训·····	~ 桥本昌二九段 (210)
第十八局	卓越的布局构思·····	~ 岩田达明九段 (216)
第十九局	震撼日本棋坛的一战·····	~ 石田芳夫九段 (223)

四 “战国”称雄的时代 (1977—1979)

第二十局	令人钦佩的对手·····	~ 桥本宇太郎九段 (232)
------	--------------	-----------------

- 第二十一局 兵不血刃的胜利~ 江鸣久 (242)
- 第二十二局 漂亮的腾挪战法~ 仓桥正藏七段 (248)
- 第二十三局 第一届世界业余锦标赛决胜局
.....~ 陈祖德 (254)
- 第二十四局 第四届全运会冠军争夺战~ 华以刚 (263)

五 艺无止境 (1980—1983)

- 第二十五局 与小林的激斗~ 小林光一九段 (270)
- 第二十六局 虎头蛇尾之局~ 本田邦久九段 (278)
- 第二十七局 力胜“克星”~ 黄德勋 (287)
- 第二十八局 夺取“国手战”冠军的前哨战
.....~ 曹大元 (293)
- 第二十九局 “天杀星”的魔力~ 加藤正夫九段 (298)
- 第三十局 严峻的挑战~ 马晓春 (307)
- 第三十一局 得意的攻击战例~ 王汝南 (315)

六 重量级的决斗 (1984)

- 第三十二局 与“超一流”棋手的差距
.....~ 小林光一九段 (320)
- 第三十三局 令人遗憾的失败~ 赵治勋九段 (328)
- 第三十四局 不可思议的失败~ 赵治勋九段 (338)
- 第三十五局 再战“天杀星”~ 加藤正夫九段 (348)
- 第三十六局 感觉与计算的较量~ 坂田荣男九段 (358)
- 第三十七局 大意失荆州~ 马晓春 (367)

七 我期望着新的飞跃 (1985)

- 第三十八局 兵于死地而后生~ 小林光一九段 (373)
- 第三十九局 勇闯雄关~ 加藤正夫九段 (391)
- 第四十局 惊心动魄的擂主决战
.....~ 藤泽秀行九段 (404)

第一部 我的围棋之路

一 难忘的一刻

“本因坊”、“名人”两大冠军荣衔，哪怕只得到其中的一项，也足以使日本职业棋手为之奋斗终生。能够同时集两大荣衔于一身的棋手，当然称得上是日本棋界的英雄。然而，令日本棋界人士瞠目结舌的是：正是这样一位曾如疾风般横扫棋坛的“天之骄子”，居然被以前未曾放在眼里的中国棋手打败了……

“黑胜七目。”

神情严肃的棋赛公证人的语音未落，东京日本棋院会馆二楼大厅里立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新闻记者们镁光灯的闪烁下，我和石田芳夫本因坊同时站起身来，隔着棋桌握手致意。这让我永生难以忘怀的一刻，发生在1976年4月19日。

我察觉出石田九段眼中一闪即逝的懊丧，也注意到了在大厅观战的人们（其中有许多日本的高段棋手）脸上表现出的惊讶而又迷惑的神情。“号称‘电子计算机’的堂堂本因坊冠军石田九段，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国人呢？”不仅在场的人会这么想，而且全日本一千多万围棋爱好者也许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遗憾的是这是事实。在一场双方全力以赴的真正决战中，石田本因坊失败了。不仅如此，在同一天里，中国围棋队又报佳音。1976年访日比赛的56局棋，中国队以27胜、24负、5和的总成绩，第一次战胜了日本队。这一空前胜利，标志着中国棋手终于冲出了赶超日本的起跑线，尽管这场竞争对每一个中国棋手来说，都是漫长而又极其艰难的。

战胜石田本因坊后，当时的心情，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用语言

恰如其份地表达出来，但是，有一种感受我却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痛快”——一种为中国人争了气的痛快感。如果读者了解一下1976年以前中日围棋比赛的情况和石田九段在当时日本棋坛的显赫地位，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会产生这种强烈的感觉。

仅仅在三年前，也就是1973年，以坂田荣男九段为团长的日本访华代表团，竟把我们杀了个不亦乐乎，全部56局比赛，我们只胜了14局、和2局，而且战胜的大都是日本的业余棋手。当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棋手来说，曾获得几十个大小棋战冠军头衔的坂田九段，简直就是一尊棋界的“战神”，至于说要战胜他，更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虽然那时我连上场和坂田九段交手的资格都没有，但看着比赛中的坂田九段穿着拖鞋，悠闲地在赛场内来回巡视的神态，看着他漫不经心略微扫一眼棋盘就随手丢下一子的傲然举动，看着与他对阵的中国棋手对此只有抱头苦思的情景，便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尽管凭资历、声望、实力，坂田九段有这种表现也无可指责。但是，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有志气的中国棋手都会觉得面上无光。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心中的目标突然变得明确了：努力奋斗，一定要战胜日本最强棋手，打败日本的冠军。

此后数年的呕心沥血，终于让我盼到了这一天。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了陈毅副总理生前对中国棋手的期望，想到了我少年时代的启蒙恩师，也想到了我所走过的道路——一条布满了荆棘的围棋之路。

二 “赌徒”和围棋

也许不少围棋迷对我为什么会选择围棋这项事业感兴趣，那么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始我的回忆吧。

我觉得自己所以走上棋弈之路，性格方面的因素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一位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当时我很佩服他的眼力。尽管“赌徒”这个名词不大好听，但确实是一语道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地争强好胜。

这种性格使我从小就对能比出输赢的游戏感兴趣，遗憾的是，由于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任何一种凭体力来争胜负的游戏，我从不敢问津，偶尔因心痒难熬参加一下，也总是扮演失败者的角色。有时，为了某种原因和同学争论起来时（这种争论如发生在男孩子之间，很快就会变成争吵，而结果不管有理没理，力气大，拳头硬的往往是当然的胜利者），一旦对方拔拳相向，我便只好立即偃旗息鼓，逃之夭夭。

像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男孩子，自然也就成了学校里的“淘气大王”们欺负的对象。为了免受欺负，我不得不时常向班上的“霸主”进贡一些小东西，如铅笔啦，橡皮啦等等，以表“臣服”之心。那时候，我对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的男孩子简直羡慕得要命，也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突然之间能长得又高又壮，好去教训一下那些“霸主”。可惜羡慕和幻想全都改变不了现实，一有了好吃的东西，我仍然得乖乖地送上门去，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总之，这些事大大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促使我把全部兴趣转移到凭智力取胜的活动中去。

从小学到初中，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就是数学。我认为数学课最能让人比出高低来，数学题的答案从不模棱两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一道难题，看谁能够又快又准地解答出，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记得那时，我常常把解数学题当作一种游戏，这样做的结果使我在上数学课时，往往轻而易举地解出了不少难题，引来许多同学既羡且妒的目光，于是我的好胜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

我喜欢数学课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努力用功，几乎每次数学

考试我都能得100分，而班上欺负我的“武林高手”们恰恰是数学成绩差。每当公布数学考试成绩时，看到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就会偷偷地幸灾乐祸。这种情景往往让我很开心，让我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从兴趣出发爱好数学，竟对日后我在围棋技艺上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

事实上，除了数学，在凭智力争胜负的游戏中，我确实称得上是佼佼者。无论是猜谜语、智力测验，还是下棋打牌，只要是动脑筋的活动，我都表现突出，经常大获全胜。虽然对比输赢我有一种特殊的喜好，但在少年时代，却从未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棋手。那时，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尤其想当数学家，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数学的偏爱，另一方面则是受了父母的影响。

我的父亲是学理工的大学生，母亲是高中毕业生，由于他们很早便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所以都未能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对此，父母多少感到有些遗憾，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在他们心目中，我的道路绝对应该是：小学——中学——大学——工程师。在这种熏陶下，我也把这当成面前的唯一道路，并满怀信心地准备走到底。要不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说不定我的理想会变成现实的。未能成为一名数学家，至今仍是我的一大憾事。虽然在围棋这个领域里我已有了一定的成就，但如果时光能倒流，可能我还是会选择去研究数学，这大概是许多人所意想不到的吧。

不过，我从来没有为走上围棋之路而感到过后悔，毕竟是在围棋的世界里，我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回顾往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始终不渝地陪伴着我的正是围棋，我的喜怒哀乐无一不和围棋紧密相连，围棋似乎已经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

我常常这么想：“天生我材必有用，老天爷大概就是要把我这块材料用之于围棋吧。”现在，我确实干得还不坏，一想到我

能继陈祖德之后，把中国的围棋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心里就感到自豪。真希望在我五六十岁真正地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仍会有这种自豪感。

我最终成为了一名棋手虽然出乎父母和我本人的意料之外，但其中却有很大的必然性。首先，我的好胜性格和围棋这项技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其次，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热心的围棋爱好者。据说日本的高川格、坂田荣男、藤泽秀行等大棋士，都因为父母亲朋是围棋迷才学下棋的。

我的父母，还有外公下围棋的瘾头都不小，一有空闲就要摆开棋桌杀上几盘。每逢这种时候，平时不苟言笑的大人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摇头叹气，甚至还会争吵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盘上星罗棋布的黑白子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尽管什么也看不懂，但小小的棋桌仍使我久久不忍离去。那时，我特别盼望过夏天，因为吃过晚饭，全家人照例都要去小院里乘凉，而此时一张棋桌是绝不可少的；当大人们在盘上杀得难解难分时，在一旁观战的孩子们就会分成两派，通常是姐姐们为妈妈助威，而我们男孩则为爸爸或是外公加油，有时还走上一两步让大人们哭笑不得的“高招”。那时的热闹情景真使我感到其乐无穷。

虽然父母并没有教过我们下围棋，但经常看他们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会了。大概是在我9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继波便常常乘父母不在家的机会，偷偷地把围棋拿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下起来。尽管那时我只是刚刚学会了“吃子”，但围棋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胜负感却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围棋相比，我感到所有的游戏全都不值一提了。

由于继波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所以他学围棋的兴趣并不在我以下，无形中我们在学围棋时，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了一个竞争